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六節

鐵天勝與羅文揮拳動手。羅文說道：「我讓您三招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你願意那麼辦。」二人打在一處，蕭三俠、黃三太等觀看。鐵爺的能為較比他兒子可差的太多啦，要按功夫說，兩個照面鐵爺就得躺下，羅文不真打他，竟用花招晃他。羅爺怕打了鐵爺，自己的姐姐不饒，只見鐵爺累得熱汗直流。正在此時，南面一陣喧嘩，老人家跑得喘吁吁的，叫道：「主人，了不得啦，姑太太來啦！」列位，老二花頭鐵天勝最怕弟婦，皆因為平常被弟婦尊敬的。鐵天勝一聽，跳出圈子外，叫道：「飛龍拿我的衣服來。」鐵飛龍把衣服遞給鐵爺，鐵天勝穿好了衣服，站在那裡用手捻鬍子。羅文一看姑奶奶到啦，也垂手站立。鐵老太太坐著一張太師椅子，四個人搭著，鐵老太太是披頭散髮，左手拿著一把剪子，右手拿著一把菜刀。羅文一看姐姐這宗光景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趕緊過去跪在太師椅旁，叫道：「姐姐為何生氣？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羅文啊，你的武學成啦？敢跟老哥哥動手啦！」鐵天勝說道：「弟婦您別生氣，我也是沒有法子，非要動手不可。弟婦您別氣著，您一來就完啦，他也沒打著我，我也沒打著他，我看您的面上不能傷他。」蕭三爺等都在一旁笑啦。羅文說道：「姐姐您知道我的武學是與白老寨主學的。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羅文你是腐儒哇！」鐵老太太說到這裡回頭一看，莊上看熱鬧的人圍著好幾層。鐵老太太說至此，往下又不說啦。蕭銀龍將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叫到近前，附耳說道如此如此。楊香五抽出匕首刀，照定賈明頭上就是兩刀，賈明奪過黃三太的單刀，口中喊道：「我也瘋啦，今天我見人就宰。」看熱鬧的一聽，嚇得都紛紛四散。鐵老太太暗贊真有聰明伶俐之人。一見看熱鬧之人走去，遂叫道：「兄弟是你與白老寨主近，還是白老太太與白老寨主近呢？」羅文答道：「夫妻近。」鐵老太太又問道：「白老寨主與白俊比你近不近呢？」羅文答道：「親父子近。」鐵老太太又問道：「白老太太將姑娘許與鏢行之人所為何事，你知道嗎？」羅文答道：「兄弟實在不知此事。」鐵老太太復又說道：「黃金印擲在九龍山十海島內，白家的大罪彌天。你要是能盜出印來，並不是單救忠良與勝三哥，你還救白家一門呢。你先見了勝三哥，就說盜出印來不准叫白家打官司，你勝三哥是捨命交友的人，必然允諾。那麼一來，你是一舉三成，況且你會的本事，雖然不欲取名富貴，你豈不聞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？這回事你要辦好了，孝義聲名兼而有之。」羅文聽到這裡，以頭觸地說道：「小弟遵命！不是姐姐教弟，幾乎誤了大事，小弟遵命辦理，姐姐請回家去吧。」鐵老太太將刀剪俱都擲在就地。羅文說道：「姻兄，三觀廟老方丈與弟至厚，您與大家就在三觀廟內寄宿一夜吧，明天咱們都到菊花村。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羅文你要暗中一走，姐姐便懸樑一死。」羅文說道：「姐姐放心，兄弟決不失信。」羅老太太對蕭三俠與鐵天勝道了個萬福說道：「二位哥哥別生氣，吾兄弟他年輕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您去吧，自家人何必客氣呢？」鐵老太太坐著太師椅子回羅家林去了。鐵天勝說道：「我叫你去你不去，非得找這個不可，這時你也去啦？」羅文說道：「大哥您有理，我沒有理，咱們回三觀廟去。」眾人奔三觀廟而來，走到三觀廟四座石碣跟前，羅爺真是藝高則狂，年輕性傲，走到石碣前說道：「在下說過，鏢行要有人能服了我羅文，我姓羅的情願前去盜印。如今並不是鏢行的人服了我羅文，乃是親朋的面子，羅文不得已應允盜印。究竟羅文心中不服，現在這兒有石碣，咱們大家取個笑，在下外號人稱鐵掌賽崑崙，今天我將這座石碣以掌斷之，以博大家一笑。」語畢，運動了金砂掌、銀砂掌、鐵砂掌，丹丹一粒混元氣，伸掌在碣角上打上，就聽克喳一聲響亮，碣石的犄角落下來有一尺長的一塊三角形石頭。蕭三俠、鐵天勝、黃三太、蕭銀龍等都暗喝喝采。羅文說道：「鐵飛龍你也有橫練的功夫，你能掌打石碣嗎？你們鏢行的人要能掌打石碣，我前去盜印，心服口服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辦不了。」

羅文又一看金頭虎頭上有白圈圈，知道金頭虎有金鍾罩，有十三道橫練的功夫，叫道：「賈鏢頭能掌打石碣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不用說掌開石碣，就是使油錘還不定砸得開呢！」羅爺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：「不是羅某說句大言，大概有我這功夫的很少。」大眾面面相覷，俱都無語，忽然間由山上縱下一人，好似一個團兒，口中說道：「隱士高明，老朽拜見。」此時天光將黑，羅爺一看此人是個小矮子，大腦袋，站在羅爺面前。蕭三俠叫楊香五晃著火折子，蕭三俠急速過來給引見，遂說道：「羅隱士，我與你們二位介紹介紹，這是我勝三哥的大師兄，複姓夏侯，雙名商元，人稱鎮三山撼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，水面有一個別號叫趕浪無絲。」又叫道：「師兄，這就是羅隱士，鐵掌賽崑崙。二位多親多近。」大腦袋問道：「隱士高壽？」

羅爺答道：「還小得很，現年二十七歲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羅隱士，咱們兩人是同庚，你二十七歲，我八十七歲。我們前來聘請高賢，救忠臣、救義士，按說不能獻絕藝。羅隱士你打的是第一塊石碣，我打第三塊石碣。」說著話，走到石碣前說道：「這塊碣是花家村眾紳商立的。」羅文一聽就是一怔，天已昏然，夏侯劍客何以知此碑是花家村紳商立的呢？原來老劍客是童子功夜行眼，羅文焉能知道呢？老劍客走到石碣跟前一看，這塊石碣上正中間適有乾紋，老劍客說道：「羅隱士你砸的是犄角，我不能與你砸的一樣，我一掌由石碣當中斷開，羅隱士你若再去九龍山盜印，您當然服氣了。」羅文說道：「老劍客果然由石碣當中砸斷，在下羅文情願盜印，別說是九龍山十海島，就是刀山，羅文也鑽。」老劍客運用一粒混元氣，金砂掌、銀砂掌、擊石法，連砍帶砸的功夫，就聽咕咚一聲，石碣由當中而斷。羅文說道：「老劍客，我佩服您！果然名不虛傳。前者聽我師弟言講老劍客在蕭金台力舉石香鼎，膂力過人，在下恨不得一見高明，今日不期而遇，羅文實是三生有幸！赴九龍山盜印，羅文萬死不辭！眾位遠路而來，辛苦之甚，今日天已不早了，咱們就借居三觀廟吧。三觀廟的老僧與在下是莫逆之交，按說我應當將眾位請到家中，皆因為事關秘密，倘被九龍山探了去，又要別生枝節了。」老劍客夏侯商元說道：「隱士之言甚是。」羅爺在前引路，眾人後面跟隨。進了山門，往禪堂而來，羅爺一聲狂笑，口稱老劍客：「鏢行之中能服羅文者，我想就是老劍客一人而已，大概沒有第二人了。」

第二日清晨，蕭三俠與羅文俱都奔羅家林，鐵老太太一看羅文回家，甚為喜悅，遂叫道：「兄弟盜印，何時起身？」羅文說道：「小弟今日就要起身，特來辭別姐姐。今天我跟姐姐說一句實話，小弟子日練水性，並不能人海泉。那海泉上下翻騰，誰也進不去。德行水性過人的，不知有多少，俱都不能下海泉。小弟去了，若盜不出黃金印來，還有何面目見天下的英雄？此去是凶多吉少。念姐姐自三歲撫養小弟，教小弟成人，今者奉姐姐之命，朋友之托，死何足惜。」語畢，跪倒身形與姐姐磕頭說道：「小弟若一去不回，這就是報答姐姐的養育之恩了。」鐵老太太聽到此處，不由的潸然淚下。叫道：「兄弟，你雖然是冒險，為救忠臣義士，天必保佑汝成功。事已至此，悔亦無及，賢弟你多謹慎些吧！」羅文說道：「謹遵姐姐之令。」

卻說菊花村上又起了風波，九龍山十海島眾人破石撞門，救出三老五少。韓秀不能隱匿，當時將此事報告了白玉祥。老寨主一怒，叫石匠運石頭，趁著石灰未冷，將石門砌死，砌完了石洞，眾人都歸聚義廳內，白老寨主叫廚房擺了酒席，大眾吃午飯。白爺說道：「真是邪不侵正，斷去了這條道路，豈非天意？」酒至三盅，踩盤子的嘍卒回來報告：「勝英寄居在菊花村王宅，多者不過百餘人。」白爺說道：「我九龍山猶如鐵壁鋼城，鏢行之人願來就來，願走就走。頭次勝英他們三人進九龍山被獲，下在水牢之中，人家將印盜去，白某落一個言而無信。印是假的，我失信於他人，反叫人家鏢行人刀劈方成，斷去林士佩的雙足。二次又探九龍山，來了幾個年青保鏢的，身在九龍山如魚落於千層網，鳥人銅鐵籠，然後又晒在石洞之中。三次是石俊山、孔華陽，又有一陀頭僧人南俠王靈，內中定有隱情。南俠王靈兄與我是生死之交，他又不是陀頭和尚，再說南俠也不能損壞我的石門，想必是鏢行的計策？咱九龍山的英雄約有四五百位，嘍卒也有萬人。菊花村離東河坡四五里地，就沒有人探一探是我王靈盟兄不是？」聚義廳前有一家英雄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老寨主為何長他人的威風，滅自己的銳氣？小姪男不但要探菊花村，還要把三俠或明清八義他們的人頭擄一兩顆來。」白老寨主一看不是別人，乃是張玉龍，遂說道：「我派人是探王靈的消息，並不是叫人行刺。怕你的藝業敵不住三俠，聚義廳前不可戲言。你去菊花村探探是吾盟兄王靈不是？千萬不可行刺。晚晌預備小船一隻，十二道鋼鐵閘不開，用千斤秤係下小船，人也用千斤秤墜下去。此時天氣尚早，你歇息去吧。」張玉龍遂出了聚義廳，歸內寨。

張玉龍乃是白玉祥的盟姪。玉龍回歸內寨見了杜氏娘子，此女即杜老鏢頭之長女，全身的武學，美而且賢。今天一見自己丈夫

酒氣噴人，遂說道：「寨主，這兩天九龍山亂事甚多，你看你喝得這樣子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娘子，白老伯父乃是堂堂男子，無故長他們鏢行人的威風，我在聚義廳說明，今夜晚間前去探菊花村，看看陀頭和尚果然是王老伯父不是？將此事探明，我還要搗他們兩顆首級來。」杜氏娘子笑道：「外面山風甚大，不怕風吹了你的舌頭。明清八義的三俠，天下名揚，俱各有驚人的絕藝，你我夫妻時常比賽武學，你輸與我之時甚多，你豈是俠客的對手？你跟俠客何仇之有呢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你常常看見我背後那道痕跡，那是前三年我在蓮花湖為寨主之時，因蕭三台群英會之事，賈矮子給了我一劍，幾乎要了我的性命。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最近者父子，最恩愛者夫婦。我不能不提醒你，你身有重罪，你尚且不知？」玉龍說道：「我何罪之有？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你與林士佩撐船，林士佩將印擲在九龍山十海島內，將來事犯當官，林士佩雙足皆斷，怎能將印擲在海眼之內？必然得把你供出來，你這一給他撐船，罪行可就大啦！」

原來，當時林士佩跪在船上，將印用綢子包好，叫張玉龍撐船，自向海眼擲印。張玉龍將此事都告知杜氏娘子，故此杜氏娘子今天解勸丈夫。張玉龍聞聽妻子所說之話甚有道理，低頭不語。杜氏娘子又說道：「我與你出一個計策，你借身換影，早早出離九龍山。你今天探菊花村，我與你同去，咱們夫妻同歸杜家莊，我天倫保鏢半世，頗有積蓄。你我夫妻在杜家莊一忍，我天倫死去，你也應扛幡架靈，久後你若見了白老伯父，你就說菊花村舉事不成，無臉面回九龍山。你看九龍山的英雄滴汗如雨，哈氣如雲，有也不多，無你也不少，此時寨主你脫離了一場彌天的官司。那時節再棄暗投明，可以無憂無慮。」

張玉龍當時說道：「你這婦人大不賢了。你這幾天說話總是山大王無有下場，你既看不起大王，你那時應當與你天倫說不嫁山大王，誰叫你嫁於我呢？白老寨主是我義父，待我恩高義重。再說白老寨主與我天倫又是八拜結交，焉能背之？我意已決，今夜晚間探菊花村，活著是九龍山的人，死了是九龍山的鬼。」

杜氏娘子一想，勸不了自己丈夫，也就不再勸了，遂說道：「我們婦人家是隨夫賤隨夫貴。今夜你一人前往，為妻我放心不下，我願與你同去，為你指臂之助。你看如何？況且此時天氣尚早，你我夫妻再喝幾盞酒，你再休息休息。」內寨有婆子做飯，杜氏娘子幫助做了幾樣好菜。張玉龍本是下坡酒，帶著醉又喝起來，杜氏娘子成心不喝，把張玉龍灌了個酩酊大醉。杜氏娘子將他安置在牀上，張玉龍醉醺醺地睡去。杜氏娘子打開立櫃，撿細軟對象包了一個小包袱，金銀包了一個小包袱，耗到掌燈之時。杜氏叫道：「寨主醒來。」張玉龍翻身爬起來，問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杜氏說道：「現已掌燈之時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晚了晚了。」杜氏說道：「才掌燈，焉能晚了呢？」

此時杜氏娘子已然紮綁停當，汗巾紮腰，將分量重的包袱自己背著，輕的給張玉龍背著。張玉龍問道：「帶包袱何用？」杜氏說道：「老娘們出門不曉得，必須帶著鞋鞋腳腳的。」張玉龍在前，杜氏娘子在後。杜氏娘子問道：「在什麼地方上船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武松崖下早預備了小船，崖上還有嘍卒等候咱們。」

在聚義廳上老寨主告訴張玉龍不叫由鋼鐵開走，並未明說是武松崖。天剛黑的時候，老寨主便打發幾名嘍卒，到武松崖墜下小船去等候張玉龍。張玉龍往這邊走著，嘍卒一看是兩個人，走到切近，有認識張玉龍的妻子的，一看是杜氏娘子，也不敢多問，遂用藤筐將張玉龍夫婦墜將下去。夫妻二人到了船上，杜氏便與張玉龍鋪好了，個氈墊子，玉龍躺在船上睡去。

武松崖距東河坡二十多里呢，走至半路張玉龍醒了，他口中乾渴，便與杜氏討水。杜氏遂用盂與玉龍舀了碗江中的涼水，又解渴又解酒力。張玉龍喝下幾碗涼水去，躺下再睡。船到了東岸，杜氏喚醒張玉龍。夫妻二人各背著小包袱，下了小船往東去。走了有二里之遙，前面有一片大鬆林，杜氏叫道：「夫君，咱們休息吧。」玉龍說道：「好。」夫妻二人遂進了樹林子休息，杜氏問道：「此處離菊花村尚有多遠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這兒離著菊花村有二里多路。」夫妻二人俱都坐著小包袱，杜氏說道：「我跟你幹什麼去？」張玉龍說道：「行刺去呀。」杜氏說道：「夫君此言差矣！哪有少婦行刺的道理？你還不改邪歸正，脫離大罪？咱們回到杜家莊享福去吧。這兩個小包袱就是咱們當寨主所分的金銀細軟，一點兒沒損失。」張玉龍聞聽，大怒說道：「下賤的東西！你離間我們義父子的感情，我是生死無二志。非報答老寨主知遇之恩不可！你要不願跟我張玉龍，你回你的杜家莊。我張玉龍是奇男子大丈夫，我要上杜家莊找你，我就不是大丈夫。」杜氏唉了一聲，遂說道：「你要到菊花村行刺不成，你還有臉面回九龍山嗎？那時節咱夫妻回歸杜家莊，你我夫妻無憂無慮，夫唱婦隨，豈不美哉？何必說絕話呢？咱倆行刺也不能背著包袱前去，你上樹把包袱係在樹上，省得累贅。」張玉龍遂爬上樹去，將兩個小包袱拴在樹上，夫妻二人才奔菊花村。

進了西村口，踩盤的嘍卒早已報告過了。本村首戶財主王宅座北向南，門口有四棵門槐。來到門前，杜氏說道：「朋友借居必在前院，你奔前院，我奔後院。你若舉事不成，我就在後院點起一把火來，他們必然救火，你我夫妻便逃奔樹林聚會。」

張玉龍點頭，夫妻二人擰身形上房。杜氏奔內院去了。此時二更多天，張玉龍到了西跨院，看了看清靜無人，由房上又到東跨院，往下一看，北房五間，隱隱有燈光，不明不暗，東西廂房，南客廳，俱無燈燭。張玉龍飄身落在房簷下，一伏腰奔北上房，將明間隔扇紙打了一個月牙小孔，裡面就是一盞蠟燭，蠟花都結成了蕊啦，足有一寸多長。上房屋中有五七位老者，年青的十數餘人。再看正當中八仙桌北面，面南背北，勝爺在那裡打盹呢，晃晃悠悠。西面神刀將李剛，手托著腮睡著了。

東邊一位老者虎抱頭臥伏桌上睡呢，正是人地崑崙邱三爺，還有兩位靠著牆睡的，老少共二十餘人俱都和衣而睡。張玉龍看罷，提腰圍子抽匕首刀，將頭道門門撥將下來。剛要撥底下的門門，就覺背後有鋼鋒聲音。好張玉龍，真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能。急忙閃身形，一隻亮銀鏢咯哪一聲，打在隔扇之上。

張玉龍借著星斗一看，南房上縱下一人來，聲音不大，口中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！」走至跟前嘩哪一聲，十三節亮銀鞭裹腦纏頭打來。張玉龍用匕首刀一蔽，被十三節鞭把刀磕飛。張玉龍接架相還，二人戰了五七個回合，十三節鞭的鞭法精奇，張玉龍無心戀戰，縱出圈子外，敗到西房下。使鞭的英雄將鞭一擡，站在東面並不追趕。張玉龍擰身形上了西房，剛穩住腳尖，由後坡來了一道黑影。張玉龍看此人歪帶透風巾，一揚手說：「下去，少爺。」張玉龍躲閃不及，正打在腦門子之上。

張玉龍就覺著似火燒的一般，遂流下血來，一仰身由房上栽將下來。張玉龍擲了藤子蛇，離地三四尺一個燕子翻身站住。這道黑影好似風擺荷葉一般，由房上縱下來。此時月光不甚明亮，張玉龍剛要走，被此人一腳踢倒，晃著了火折子一照，說道：「原來是熟人啊。」張玉龍一看是賈七爺，心中已經明白上了當啦。方才挨的是石頭子兒，彼此全認識。張玉龍明知走也走不了，惟有閉目等死。賈七爺說道：「猴兒崽子，前三年我給你留下一個記號，未忍要你的命，你還敢上菊花村鬧鬼來？」

說著話，抽出秋風落葉掃，明晃晃耀眼銜亮，真乃無價之寶！

眼看著玉龍要頭屍兩分，就聽賈七爺背後有人痰嗽一聲，雙隔扇已開，叫道：「賈賢弟劍下留情！」勝爺走至近前，晃著火折子一照，說道：「七弟後退，胡景春你將他捆上，我有話問他。」此時老少二十來位，俱都站在勝三爺身後。胡景春過去，解張玉龍的英雄帶，將張玉龍雙手捆好。勝三爺叫黃三太搬出一張椅子來，叫道：「歐陽德李煜，將賊推上來！」歐陽德來到張玉龍面前罵道：「混賬王八羔子，你也來到這裡鬧鬼？再練十年你也是孫子輩！」勝三爺擺手說道：「不要罵人。」歐陽德李煜將張玉龍推至勝爺面前。勝三爺說：「朋友，你姓什名誰？我的賓朋你也許認識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我姓張，名叫張玉龍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你由哪裡來？」張玉龍答道：「我由九龍山來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來此何干？」張玉龍答道：「刺殺你老勝英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三哥，前三年我將他從背後挑了一道血槽，此人是賊心不改。留他何用？」賈七爺語至此，掌劍要殺張玉龍。張玉龍面不改色，引頸受戮。勝三爺說道：「七弟且慢！」賈七爺止住了手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張玉龍你儀表不俗，可惜身歸綠林，若是送到當官，決無生路。我要將你放了，你能改邪歸正嗎？」張玉龍冷笑說道：「姓勝的你不必假慈悲，收買人心，我活著是九龍山的人，死了是九龍山的鬼。大丈夫生而何樂，死而何悲。要殺快殺，要放就放！」勝三爺叫道：「香五，將他的綁繩解開，叫他逃命去吧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勝老者你不傷我，我可走啦。」拾起藤子蛇，擰身形上房。賈七爺握劍要在後面跟隨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賈賢弟欲待何為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怕染污了王宅的宅院，到外面殺他去。」

讓他走出去一里地，我也能追上將他殺死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弟不可！不論是誰，咱們老少全都算上，誰也不准殺他。我跟他去，我有要言問他。」勝三爺剛要上房，後面婆子一陣大亂。來了一個婆子，叫道：「勝老管家的，內宅有一個女賊在廂房放火，正是於家二位姑娘的夜，於家姑娘先動手，我們少奶奶與袁小姐俱都驚醒了，現在後院內與女賊動手呢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千萬別亂，於賢弟與屠大哥同我前去。」

站在月亮門往裡觀看，婆子丫鬟打著燈籠。三位姑娘一位少婦，圍著一個少婦，是四個打一個。金鳳手使一對雞爪鏢，銀鳳也是一對雞爪鏢，袁紅玉手使一口柳葉刀。本家少奶奶也是一口柳葉刀。這個少婦手使的也是柳葉刀。五個人的傢伙，帶著風聲嗖嗖直響。

您道，二位姑娘是怎麼來由呢？皆因為在孟家寨銀鳳吐血，紅玉受了毒藥箭。正在危急之時，幸虧蠻子在勝宅偷了道爺兩粒百草轉陽丹，故此救了二位姑娘。不論什麼病，服下百草轉陽丹，十八天就能復原。二位姑娘病好了之後，遂商議回江蘇打聽眾位老人家的事情。姑娘都夠了歲數啦，在勝宅之時紅玉與銀鳳為的是借房子就親。茂隆與銀龍趁著勝奎娶媳婦，也打算辦喜事。因為淫賊鏢打屠小姐，火焚勝宅，遂把此事耽擱了。

姑娘們又請二俠孟凱歸孟家寨，也為的是婚姻事。不想好事多磨，姑娘們又受了一回傷。小弟兄們又有杭州之行，到現在是九月中旬，火燒孟家寨，是七月間的事。事隔兩月，茂隆與銀龍不知下落。二位姑娘不言而喻，都是一樣心思。互相商議，要到江蘇探視眾位老人家的下落。明著是探望老人家，暗著卻都是不放心自己的未婚丈夫。姐兒倆議好此事，遂通知了孟氏老太太。孟氏老太太也不能攔阻，於是打發一個年老的婆子，一個年老的管家，同三位姑娘由孟家寨起身，徑奔江蘇省。到十三省總鏢局子打聽眾位老人家的下落，才知道都在菊花村王宅呢。因此三位姑娘又到菊花村，在菊花村王宅住了兩三天的工夫。今天偏偏又趕上姐兒三位與王家小奶奶正圍戰杜氏娘子。

勝三爺叫道：「眾位姑娘別傷他的性命。」要沒有勝老英雄的這句話，今天杜氏娘子休想活命。慢說是四女戰杜氏娘子，就是一個人也足可與杜氏娘子戰幾十個回合的。四女因為有勝爺之命，故雞爪鏢將柳葉刀攔住，杜氏娘子正抽刀的時候，銀鳳一抖飛爪將杜氏娘子肩頭抓住，杜氏娘子擲了柳葉刀躺在塵埃。

銀鳳過來就勢用飛爪的絨繩，將杜氏娘子倒捆了二臂，又要捆杜氏娘子的腿，勝三爺說道：「姑娘不必捆她的腿啦，將她推過來吧。」此時杜氏娘子青絲散亂，狼狽之極。推到勝爺的面前，有女僕搬過一條板凳來，放在月亮門之內，勝三爺在當中落座。上垂首是屠老爺，下垂首是於豐恒，三小站在三老的背後。金鳳、銀鳳二人攙著杜氏娘子站立在勝三爺的面前，婆子打著燈籠照著。銀鳳說道：「小老婆，你也敢到這裡放火？快跪下吧！」勝三爺擺手叫道：「別難為姑娘。」杜氏娘子低頭不語。勝爺捻銀髯一看，杜氏娘子不像下流之女，遂說道：「大娘子，我勝英與大娘子素不相識，又無仇無恨，你為何來到我的朋友家裡放火呢？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你就是十三省總鏢頭勝老達官嗎？」勝三爺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老夫勝英。」杜氏娘子說道：「勝老達官你不必多問啦，良善之家的娘子還能黑夜給人家放火嗎？殺副任之，速求一死。」勝三爺是何等人物，一看這個婦人，早知是好人家的女，其中必有隱情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大娘子，我在前院拿住行刺的張玉龍，他本是男子，我都不能加害，何況拿住你這女子反倒殺害呢？」杜氏娘子問道：「您是將前院行刺的放了嗎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大娘子，勝英不說妄言。」杜氏說道：「前院行刺的那是我的夫君，你將他放了，我速求一死。」好一個節烈的杜氏娘子，始終不提娘家姓字，她要一提是金叉飛刀將杜雲杜子明的女兒，焉能捆著呢？

那杜雲杜老鏢頭，乃是勝三爺聯盟的兄弟，無奈杜氏決不言娘家姓氏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前面那人我既放了，豈能不放你呢？我若將你殺了，使你夫婦半途分離，我於心何忍？你與你丈夫既然同來，必有聚會之處。」勝三爺語至此，叫道：「姑娘將杜氏娘子放了。」銀鳳那是多伶俐的人，當時口稱：「原來是張大嫂子，小妹不知，多有得罪。」銀鳳是蓮花湖的人，張玉龍在蓮花湖當過水八寨的寨主。銀鳳知道，每至年節各寨的寨主都與於豐恒拜年去。銀鳳也看見過張玉龍，故此銀鳳今天才送假人情啦。杜氏娘子說道：「小姐不要這麼稱呼，我是賊妻，你是金枝玉葉。」銀鳳給杜氏解開了綁繩說道：「嫂子你有所不知，我的天倫就是這位老頭。他老人家在蓮花湖當過老寨主。你別提賊字，張玉龍在蓮花湖當過水八寨寨主，咱們都是一家人。」杜氏這才明白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娘子你去吧。」杜氏娘子跪倒身形，口稱：「老恩公，你這樣放我，我不能自己走，你賞給我一個臉面，打發人將我送到村外樹林子，我還要勸我丈夫改邪歸正。勝老恩公實告訴你吧，我的丈夫還有用處，要論能為他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皆因為忠良爺的黃金印，被林士佩擲在海島之中，林士佩的雙足已斷，焉能是他自己辦的事呢？擲印的時候，是我丈夫撐的船，將船撐至十海島。林士佩跪在船上，印用紅綢子包裹，他跪在船上將印拾起來往海眼裡擲的。我丈夫沒有別的用處，若有人下海眼去撈印，我丈夫能知道印落在哪個海眼之中。要不然縱有能人盜印，是十個海眼，他焉知落在哪一個海眼內？豈不是白費工夫嗎？若能勸降了我的丈夫，他能引到擲印的所在。還有一件大事，我丈夫也能辦得到。有一位能人可以下海泉，此人與我丈夫是磕頭弟兄，他能請此人出世幫著勝老恩公完案。那時節望求勝老恩公恩施格外，救我丈夫不死。賤妾雖死亦感勝老恩公大德矣！」語畢，潸然淚下。勝爺說道：「真是賢德的婦人。姑娘快攙起娘子講話。」

銀鳳將杜氏娘子攙起來。杜氏娘子說道：「勝老恩公你預備一輛車，派人將我送到村外樹林，我還要借一身衣服，這樣實在不雅。」銀鳳說道：「張大嫂子跟我換衣服去吧。」勝三爺派人備一輛轎車，杜氏娘子整理完了發髻，換好了衣服，銀鳳與金鳳姐倆陪著出了王宅。上了轎車，杜氏坐在裡面，金鳳與銀鳳跨著車轆。此時有三更多天，直奔樹林子而來。勝三爺自尾於車後，前面是老人家打著燈籠。

單說張玉龍被放，他是鹿伏鶴行跑到了樹林之內，在樹林中左等杜氏也不來，右等杜氏也不來。工夫一大，張玉龍坐在樹林中，不由的胡思亂想。心中暗想：我妻這幾天在九龍山神氣不好，我不該叫她同我前來行刺，這叫酒後無德。我要不喝酒，決不能叫自己的妻子出頭露面，此事大錯了。想至此處，又一反想，暗說不對不對，這個賤人不能回來啦，我別傻等著了。這幾天她在山內，口口聲聲綠林道無有下場，綠林道不得好結果，叫我同她歸杜家莊享福，夫唱婦隨。她哪是一片好心，明明咒詛於我，為的是叫我同她出山，她是另有用意。這幾天鏢行人年青的常到山裡去，我見鏢行之人俊品人物不少。這兩天鏢行有人在內寨與這賤婢有什麼事也未可知？唉！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，我走吧，別傻等著了。張玉龍剛要起身，就見有一個燈籠奔樹林而來，後面是雙套轎車。張玉龍復站在裡面觀看究竟，比及來到樹林切近，勝三爺繞到車前，張玉龍出樹林子一探頭，復又回去。勝三爺說道：「張玉龍你不必躲避，我與你送妻子來了。」張玉龍一聽太不像話啦，遂說道：「為何你與我送妻子來呢？」此時車已站住，金鳳、銀鳳下了車，張玉龍一看，認識是於老寨主之女，緊跟著自己妻子由車中出來。張玉龍一看，自己妻子換了衣服了，這個氣兒可就大啦。

再往頭上一看，杜氏的頭也改了樣了，變成了一個發髻啦，張玉龍抹身往林中便走。杜氏說道：「夫君你還不止住腳步？為妻有良言相勸。你不要多疑，待我說與你聽。」張玉龍氣昂昂地說道：「你別裡勾外連，有話快說！」杜氏說道：「夫君你不要胡思亂想，你在前院被獲遭擒，我在後院放火，被於家姐妹將我也捉住了。勝老恩公將我恩放，並叫於家姐妹陪著我出王宅。勝老恩公在前院放了你，在後院放的我，可不是為妻我自誇，並不是為妻我貪生怕死，求饒借命。於家姐妹將我捉住之時，當時我就請求將我殺死。皆因為妻自知與夫君你往後沒有什麼好收緣，情願一死以了一生。無奈勝老恩公非放我不可，為妻我才要求於家姐妹與勝老恩公，與為妻換衣服，到後院攏髮挽髻。勝老恩公待你我夫妻是天高地厚之德。我勸夫君你萬不可執迷不悟，助紂為虐。為妻自幼除習女紅之外，略讀詩書，從未見有綠林道有得好結果的。你還不就此降順了勝老恩公，幫助找印，將來你我夫妻白頭到老，享人間真正的幸福。」張玉龍未等杜氏將話說完，厲聲說道：「賤人、你這幾天在山裡，口口聲聲綠林道無有下場，臭賊該殺。我是臭賊！誰叫你跟的我？現在你不願與張玉龍為夫婦，也不為晚，你看著誰好，你就跟誰去！姓張的決不能找你！」杜氏說道：「夫

君我並不是為我自己有了私心，我為的是丈夫你一世榮華。你要是奇男子大丈夫，趕緊說出你的朋友名姓，請出人家來幫著得印，好贖你的大罪。不要執迷不悟了！你我夫妻恩愛三載，你從此改邪歸正，可以顯耀門庭。女子是牆上的泥皮，揭了一層又一層。」

張玉龍說道：「好賤人，你說你沒有私心，有什麼憑據？你上了勝英的當了。咱們倆從此各自奔前程吧！」杜氏夫人說道：「為妻有確切憑據，你來看。」一提裙子由腰間提出犀牛皮軟皮殼，抽出了匕首橫於粉頸。銀鳳伸手拉住杜氏的手腕，叫道：「嫂嫂不可。」杜氏將匕首換於左手。金鳳、銀鳳在杜氏右邊，勝三爺在杜氏左邊，杜氏刀交左手，勝三爺過去一伸手，自己一反想，我勝英是什麼身份？焉能持婦女的手腕，豈不失去了人格！思想至此，剛要叫姑娘快拉娘子，一句話尚未出口，就在一怔神之際，匕首已抹人粉頸，當時血流如注。

杜氏娘子翻身倒於就地，立時殞命。金鳳、銀鳳傻呆呆的發怔，張玉龍不知所措。勝三爺叫道：「玉龍你太欺我勝英軟弱了，你不知我的苦心。你是擠得啞巴說了話了！你天倫金面韋馱張旺，被法蘭打得口吐鮮血，死於杭州擂台之上。你蔣五叔打了法蘭與你天倫報仇，璧和僧又打了你五叔，你天倫當時昏絕過去。搭到賀宅，你天倫才緩醒過來，只有呼吸之氣，將我叫到榻前，囑咐我以後見了你的時候，把你提出苦海。我因受過你天倫的重托，你行刺我不殺你，我打算跟下你來，欲問你當初投九龍山的隱情？不想你妻又在後院放火，我又將你妻送來。如今你逼死了賢德之婦，硬說你妻有了私心，你夠人格嗎？現在你受法蘭驅使。」張玉龍聽到此處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伯父您有話為什麼不早說呢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夫妻一見面就口角相爭，叫我何以答言？」張玉龍回頭看看杜氏，放聲痛哭。

跪在勝三爺的面前認罪服說。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不要傷情，有話站起來講。」張玉龍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我不是哭她之死，悔我辜負她待我那一好意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必將這件事稟明了欽差大人，不能叫你賢妻白死。」勝三爺又叫二位姑娘：「你們姐倆坐車仍回菊花村告訴你的天倫，叫他給張氏拉一個壽木來。再派十位八位人來，來兩個女僕，先將杜氏成殮起來，暫歸菊花村停靈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劣姪沾了不孝不義之名，在我天倫面前少孝道，逼死我內人。劣姪我實罪該萬死！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上天許人改過自新，你從此改邪歸正。多孝順你天倫尚不為遲，自能逢凶化吉。」張玉龍與勝爺說著話，就見由菊花村來了三十餘位男的，車上坐著是女僕，四個人搭著壽木，還有紙張。丫頭婆子把杜氏成殮起來。勝三爺率領鏢行老少英雄二十餘位，拜奠張氏，然後勝三爺叫將棺材抬至菊花村。張玉龍說道：「且慢，樹上還有兩個包裹呢，您叫人上樹去取將下來，此物我也不要，留與張氏發喪之用。」

勝三爺叫人上樹取下包裹來，當著眾人之前打開，裡面俱都是金銀衣物等，約值五七百兩銀子。眾人看完了仍然包好，放在張氏的棺材上，抬回菊花村。進了王宅，將靈柩停在前院，眾人進了上房，吃茶談話。張玉龍換了衣服，與小弟們非常的親近。然後擺上酒席，酒至半酣，勝三爺唉聲歎氣。張玉龍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此印小姪知道下落，並有我拜兄隱士羅文能下海泉。此人現在六合縣羅家林居住，聘請此人必能盜印。我知道落在哪一個泉內，您要請不來此人，我給他跪下請他，必叫他前來幫助盜印。」眾人聞聽張玉龍之言？撫掌而笑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真是至誠的英雄。隱士羅文已有人請去了，今天去了兩天啦，大概明天必有信息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還有一事，勝三大爺您必知我父現在哪裡？我要見我父親一面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此是易事。你父現在我的鏢局子養病呢，大概已經好了。誰同他前去？」一粒灑金錢胡景春說道：「弟子願往。」於是星夜同著張玉龍奔十三省總鏢局而去。

來到鏢局子，天光已亮。胡景春將張玉龍領到後院上房屋中見了張旺。張旺尚在病榻，張玉龍看見天倫，放聲痛哭。張旺坐起身形問道：「汝因何至此？」張玉龍哭稟他的天倫，將白玉祥怎給他娶妻，直說至杜氏樹林勸夫，自刎而亡。張旺含淚道：「小冤家，你將賢德的兒媳逼死，如今你可醒悟了？」

張玉龍說道：「孩兒後悔已遲。」張旺說道：「皆因為你在家我便出外，你在我外我又回家，勝三爺，前二十餘年救過為父之命，我卻未曾跟人提過。」張玉龍說道：「孩兒必報答我勝三大爺之恩，同我盟兄隱士羅文，去海泉盜印。」張旺說道：「吾兒附耳過來。」張玉龍低頭立在他父面前，張旺說道：「你白老伯父性情剛暴，又是武狀元出身，他必與你勝三大爺有一場血戰。你三大爺在場面上可不讓人，兩下裡要僵了火，動手的時候，人物對了人物，必然是摘解不開。勝三大爺有鏢行的人，你白大爺九龍山人多勢重，打得必然是攪海翻江，我有苦肉絕計。話可不許傳六耳，你不可不許告訴別人。羅隱士來了，你去幫著盜印去。盜印出來你就算是我的好兒子，你去吧。我的言語，要牢牢謹記。」張玉龍不忍割捨。張旺說道：「你只要改邪歸正，父子在一處之日甚多。何必學兒女之態？」張玉龍含淚奔前院客廳。此時鏢局子尚未開飯，便隨一粒灑金錢回菊花村。靜等隱士羅文。

話說勝三爺大眾正在談論杭州擂台之事，有人回稟，鐵老鏢頭同隱士羅爺及先去請人的小弟們俱都到了村口。家人報告未畢，鐵天勝已走人上房，口稱：「勝三哥，羅文到了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現在哪裡？」鐵天勝說道：「他們在後頭呢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這不能以平常朋友待之，咱們大家趕緊出莊迎接。」眾人個個離席，整理衣襟，勝三爺在前率領眾人，出了王宅奔村口而來。就見一匹白龍駒上端坐著蕭三俠，後面就是羅爺與眾位小弟。蕭三俠先用鐙下馬，鐵天勝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是咱親戚羅文。」